

报告文学



大山记得住每一个清晨，也记得住每一个黄昏。十年，足够一棵幼苗长成参天大树，足够一条山路变成通途，也足够一位穷了一辈子的老人，把“不敢想”的日子，过成脚下的路。十年前，门是歪的，桌是斑驳的，日子是漏风的。老人坐在门口望山，他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穷像山一样，搬不动、翻不过。十年后，门还是那扇门，却不再是穷与富的界限；桌还是那张桌，却从见证祖孙俩相对无言的冷清，变成了八方来客听故事、话振兴的连心台。这方小院，那扇歪门，那张方桌——它们不说话，却见证了一个村庄的沉浮，见证了春风如何吹进深山、暖了人间。

直的，满脸自信，步子迈得很有模有样。台下掌声和笑声混在一起，在山村的夜空里回荡了很久。“过去是建设乡村，今后要运营乡村，让大湾村成为人人向往的‘诗和远方’。”站在陈泽申家的小院里，望着满山茶园和错落有致的民宿，余静眼里满是憧憬。

小院笑声扬

2026年春天，距离总书记来到大湾村，整整十年了。四月的大别山，春风和煦，山花烂漫。映山红、樱花、芍药开满山坡，红的像火，白的像雪，粉的像霞。77岁的陈泽申坐在小院的方桌前，迎一批又一批客人。他把方桌擦得锃亮，又在桌上摆了一壶新茶——自己炒的，大别山的新茶。“十年前，俺家穷得叮当响，住危房、吃不饱；十年后，住新房、有收入、孙子成了才，日子比蜜甜。”老人声音洪亮，精气神十足。有游客问他：“陈大爷，您觉得这十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？”

他想了想，认真地说：“最大的变化不是房子，不是收入，是心里有了底。以前穷的时候，心里慌，不知道明天怎么办。现在不慌了，知道只要肯干，日子就会一天比一天好。”

“最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，感谢总书记这样的好干部，十年如一日带着我们干。”问起现在还有什么心愿，老人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，像个孩子一样搓了搓手：“就盼孙子早点把孙媳妇带来家。”这个朴素的愿望引来满院欢笑，也道出了老区人民从“脱贫”迈向“小康”后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余静说：“小院这十年，就是大湾村的缩影。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，靠的是党的引领、干部的担当、乡亲们的奋斗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。”

如今的大湾村，白墙黛瓦依山而建，茶园叠翠漫山遍野。清晨的薄雾从山谷里升起来，把村庄裹在一片温柔的白纱里；傍晚的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里飘出来，和夕阳融在一起，陈泽申热情地发出邀请：“春天看杜鹃，夏天玩漂流，秋天赏红叶，冬天观雪景——大湾村四季都有好风景！”

十年光阴，弹指一挥间。从“歪门”盼运到政策引路，从吃了上顿愁下顿到日子富足安康——陈泽申用十年，书写了一位老农民的奋斗传奇。他没什么文化，不会说漂亮话，他用双手证明了：再穷的人，赶上好时代，也能翻得了身。

从立下军令状到扎根大山十年——余静用十年坚守，践行了一位基层干部的初心使命。有人问她值不值，她笑着说：“你看村民脸上的笑容，就知道值不值了。”从深度贫困村到中国美丽休闲乡村，从集体经济空白到年收入突破300万元——大湾村用十年蝶变，印证了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，这里的每一片茶叶、每一朵花、每一条路，都在讲述一个真实发生过的奇迹。

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。小院还是那个小院，门还是那扇歪门，方桌还是那张方桌。只是坐在桌边的人，眼里不再有山一样的愁。山风从大别山的深处吹来，吹过茶园，吹过民宿的白墙黛瓦，吹过陈泽申家的小院，吹过那张磨得发亮的方桌。桌上的茶还冒着热气，茶汤清亮，映着天光云影。春风长驻，小院常青。

春风停留的小院

台运俊 林瑜 张少尉

大山深处的小院

2015年陈泽申，大别山的寒风像刀子，刺骨的冷。66岁的陈泽申推开那扇歪向东南的老木门，门轴发出尖利的吱呀声。当地人有一句老话：“穷改门，富迁坟。”他信这个，三年前特意请人看了方位，把门改向了南。可穷，还是赖着不走，像长在墙根底下那丛斩不尽的草。

土坯墙上裂着深浅不一的缝，冬天的风从这些缝里钻进来，呜呜地响。屋里只有一张磨得看不出颜色的木桌，两条长凳。墙角堆着几袋粮食，那是他和读高中的孙子陈业龙一整年的口粮。

中年丧子，儿媳改嫁，老伴离世——人生的几道大坎，他一道也没躲过去。祖孙俩相依为命，像石缝里长出来的草，再难也拼命活着。

晚上，孙子借着屋顶那盏昏黄的灯泡写作业，光晕晕地伏在桌面上。偶尔抬起头，看见坐在一旁爷爷的侧脸被灯光刻出一道一道皱纹，像大山的褶皱，便又低下头，把字写得再用力一些。

“大湾好风景，出门就是岭，不是石头绊了脚，就是茅草割了颈。”这句顺口溜，大湾村人人会唱。唱的可不是风景，是穷日子。

大湾村蹲在大别山腹地，平均海拔800多米。山高路陡，地无三尺平。种一坡，收一筐；养一年，吃半年。2014年，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242户707人，贫困发生率高达20.6%，是典型的深度贫困村。

陈泽申家，更是穷到了骨子里。几亩薄田、些许茶树、几只羊，就是他的全部家当。山货运不出去，茶草采下来，背到镇上要走大半天的山路，人家还嫌品相不好，压价压得狠。“这句顺口溜，大湾村人人会唱。唱的可不是风景，是穷日子。”

孙子的学费、生活费，像两座大山压在他心头。那些年，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那扇歪着的门边，望着连绵的大山叹气。山一层叠一层，望不到头，像是老天爷砌了一堵堵没完没了的墙。他跟自己说：“这辈子，怕是翻不了身了……只盼孙子能走出大山，别跟我一样，一辈子窝在这山沟沟里。”

他不知道自己正站在一个时代的门槛上。一束光，正朝着大山深处洒落而来；一缕春风，即将吹醒这片沉睡的土地。

一束光照进小院

2016年的春天，来得比往年早。山上的映山红刚冒了花骨朵，风就软了。大别山腹地的清晨还带着霜，但日头一出来，暖意便漫过一道道山梁，漫进大湾村的每一户人家。

4月24日，一辆中巴车沿着蜿蜒山路，驶进寂静的大湾村。车从山下开，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飘成一片金色的雾。一个多月前才得到消息的陈泽申，怎么也不敢相信，手抖得连鞋带都系了两遍。“习近平总书记要到俺家来？”

他慌得把扫了好多遍的院子，扫了又扫。那张漆面斑驳的木桌，擦了又擦，怕不干净，又用袖子抹了一回。心里直打鼓：“俺这穷家破院，墙是歪的，瓦是缺的，凳子坐上去都吱吱响，怎么好意思让总书记看？”

总书记来了，走进小院，和乡亲们挨着坐，拉家常。小院里挤满了人，阳光把每个人的脸都照得发亮。总书记记得细致，听得认真——问家里几口人，问收入怎么样，问孙子读几年级，问学习成绩好不好。

时隔十年，陈泽申对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，连吹的是什么风都记得。

那天，总书记问他有什么愿望。老人搓着粗糙的手，憨憨地笑了，那笑容里有志气，也有期盼：“我就希望2016年收入能翻一番，让孙子安心读书。”

总书记轻轻点头。那一幕，刻在了老人心里，也刻进了大湾村的历史。

谁也没想到，这句朴素的愿望，不仅实现了，而且远远超出了期待。就像一颗种子落进了土里，谁也没想到它会开出那样鲜艳的花来。

从那天起，陈泽申家的小院，成了大湾村脱贫攻坚的历史起点。春风在这里驻足，故事在这里开篇。

小院来了新“主人”

在总书记来到大湾村的几个月前，村里就来了一位特殊的“村人”。2015年7月，大别山最热的时节，蝉叫得人心烦。刚休完年假的余静，把孩子交给公婆，主动请缨从金寨县中医院来到大湾村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。扶贫工作队长。走的那天，孩子才几个月大，她抱着孩子亲了又亲。

同事劝她：“住了一辈子了，有感情……”

“大湾村是出了名的穷山沟，你一个女同志，孩子还小，去那儿吃苦图啥？”余静口气梆梆硬：“组织信得过我，我就去最需要的地方。”

第一次进村，山路十八弯，颠得她胃里翻江倒海。

进村一看，心里更沉。全村没有一条像样的水泥路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；土坯房、危房随处可见，年轻人全出去打工了，村里只剩老人和孩子；村集体口袋空空。

她没有打退堂鼓。白天走村入户，摸清各家各户的穷根子；晚上点灯熬油整理材料，琢磨帮扶的法子。两个月走遍全村18个居民组、1032户、3665人。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：谁家房漏雨、谁家娃上学难、谁家老人常吃药，谁家有劳力但缺技术。

在总书记开过座谈会的小院里，余静立下军令状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，钉进了脚下的泥土里。

第一次敲开陈泽申家的门，她鼻尖一酸。墙漏风，屋昏暗，老人穿着打补丁的衣服，孙子的作业本摊在破桌上，本子角卷了边，连盏台灯都没有。

“陈大爷，以后我是您帮扶人，有困难咱们一起扛。”余静拉住老人的手。陈泽申没抱什么指望，只是敷衍地点了点头。

余静不在意。她把他的难处记在了小本本上，更牢牢记在心里：缺劳力、没产业、房子危险、孙子读书负担重。她和村“两委”班子反复琢磨，给陈泽申量身定做帮扶计划，也给大湾村定下了“六抓”的路子：抓班子带队伍、抓关键盖新房、抓保障建机制、抓基础搞建设、抓产业育龙头、抓统筹共发展。

那天晚上，她在日记里写了一句话：“扶贫不是发钱，是让穷了一辈子的人相信自己能站起来。”

小院里的暖与光

“要想富，先修路；要脱贫，靠产业。”余静四处奔走，争取项目。县里、市里、省里，她一趟一趟地跑。有时天不亮就出门，办完事又赶回来，到家已是深夜。

修路那阵子，她天天泡在工地上。日晒得黢黑，手磨出了茧子，曾经白皙的双手，变得和山里大嫂一样粗糙。

2015年8月，“苏迪罗”台风带来的特大暴雨袭击了大湾村，40多户村民生命财产受到威胁。余静随乡、村干部们连夜巡查、排涝、转移群众，把危险房屋里的老人接到安全人家避险。一夜奋战，全村无一人伤亡。余静从村民眼里的“局外人”变成了“家里人”。大伙儿都说：“这姑娘，像对待自己父母一样对待我们，肯卖力吃苦，真心为我们办事，看着就踏实，日子有奔头啦。”

说千道万，不如夯实产业。余静把产业扶贫当成头等大事。大湾村的村民世代种茶，但品种老、产量低、卖不远。她牵头新建、扩建茶园近5000亩，引进优质茶苗，请专家进村培训，办起村集体茶厂，推行“合作社+农户”模式。

作为陈泽申的帮扶人，宅院里总是出现余静的身影，飘出温和的谈话声。她一次次来到陈泽申家：“大爷，您勤快，学炒茶，在茶厂干活，收入稳当。”

陈泽申犹豫：“我这把年纪了，能学会吗？”

“能！我陪您学。”不忍心拂了“余丫头”的面子，陈泽申走进茶厂，扳片、炒生锅、拉老火，认真学、反复练。茶厂里热气腾腾，几十口铁锅一字排开，茶香味的把人的魂勾走。

拿到第一笔2000多元工资时，老人红了眼眶。他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，手止不住地抖：“活了大半辈子，头一回靠自己手艺挣这么多钱。余书记，谢谢您没嫌弃我老汉。”

那一刻，老人心里的冰疙瘩，慢慢化了。2016年秋天，水泥路修到了陈泽申家门口。路通的那天，他特意穿上新鞋，在水泥路面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。孩子们在路上边跑，老人在路边坐，整个村子都喜气洋洋的。

路通了，人心也跟着通了。余静把易地扶贫搬迁工程提上日程。她带着村干部用好金寨的宅基地改革政策，让土地增值的钱全部回到贫困户手里，挨家挨户做工作。

“陈大爷，您这房子太危险了，咱搬到集中安置点去住新房。”余静上门劝说。

陈泽申舍不得：“住了一辈子了，有感情……”

其实余静心里清楚，他哪是舍不得，是怕没有钱搬家。她耐心解释：“咱们有扶贫政策，易地搬迁、危房改造的补贴叠加起来，您不用花一分钱。”她带着陈泽申去安置点看新房：白墙黛瓦的两层小楼，水电齐全，厨房、卫生间装修一新。

陈泽申站在楼前，左看看右看看，像做梦一样。

2017年春天，陈泽申和孙子搬进了新家。站在亮堂堂的客厅里，他摸着雪白的墙壁，激动得说不出话。他走进卫生间，拧开水龙头，看着热水哗哗地流出来，愣了好半天。水汽模糊了镜子，也模糊了他的眼睛。

他转过头对余静说：“活了六十多年，头一回在家里洗上热水澡。”

那一年，他68岁。按照规划，老院子、老房子原样保留下来。后来，这里成了游客打卡的“网红小院”。人们来这里，看的不只是风景，更是一个村庄、一个国家、一个时代走过的路。

陈泽申的日子越过越亮堂。除了在茶厂打工，余静还帮他申请了光伏扶贫项目，每年增收3000多元；家里的三亩地流转给合作社，又多了一份稳定收入。2016年，陈泽申家全年收入突破2万元，远远超出了“翻一番”的心愿。2017年底，年收入达到3.3万元。

他主动找到村“两委”，申请脱贫。拿到“脱贫光荣证”那天，他乐呵呵地把证书端端正正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。来串门的邻居看见了，开玩笑说：“老陈，你这是把光荣贴在墙上上了。”陈泽申认真地说：“不是贴在墙上，是记在心里。”

孙子陈业龙也没让老人失望。在教育扶贫政策支持下顺利读完高中，考上了合肥的大学。录取通知书到的那天，陈泽申把通知书捧在手里，翻来覆去地看。他不认识几个字，但他认得那个红彤彤的印章。

开学那天，余静专门开车送陈业龙到学校。车子驶出大别山的时候，陈业龙从车窗里回头望了一眼连绵的青山……走进校门前，他回过头，大声喊了一句：“余阿姨，谢谢您！”声音在风里传得很远。

2018年，大湾村整村脱贫，贫困发生率归零。村集体经济从不足10万元增长到28万元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032元。

小院迎来八方客

脱贫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活、新奋斗的起点。“总书记当年嘱托我们，要因地制宜、创新完善。大湾村有红色基因、有绿水青山，咱们要走‘山上种茶、家中迎客、红绿结合’的路子。”大湾村整体脱贫后，余静没有离开，而是带着村民们踏上了乡村振兴之路。

保护红色遗址，修缮汪家祖宅等苏维埃旧址，改建大别山农耕民俗文化展览馆；成功创建国家4A级景区，建设游客接待中心、精品民宿群，农家乐2025年发展到64户；开发“十里漂流”——夏天的漂流项目一开，城里的年轻人一波一波地来，水花溅得老高，笑声在山谷里回荡。

返乡青年漆黎明辞了工作，回村负责民宿运营。“在城里待久了，就想回来。”这话听起来像乡愁，可漆黎明算的不是感情账，是发展账。产业起来了，品牌打出去了，回乡就不再是“退路”，而是另一种“出路”。

郑玉不一样——她是嫁进来的，从此再没走过。郑玉在茶厂从普通工人干起，现在能独立盯着生产线。她说，以前觉得日子是熬，现在觉得日子是过的。以前村里的年轻媳妇们聊“什么时候跟老公出去打工”，现在聊的是“今年的明前茶卖了多少”。

陈泽申也听“余丫头”的话，在老屋开起了“山货小铺”，卖自家炒的茶叶、山上采的山货。

游客来了，买一盒茶叶、带一袋山货，然后坐下来，听老人讲小院的故事。讲总书记来的时候，讲歪门改向的故事，讲那张木桌上摆过的苦日子和甜日子。

听着听着，有些游客就红了眼眶。这成了大湾村独一份的旅游体验。

“过去茶叶卖不出去，烂在家里，现在游客抢着买，俺炒的茶还不够卖。”陈泽申笑得合不拢嘴。他掰着指头算账：香菇、木耳、天麻、茯苓，加上茶叶，一年光小铺就能挣两三万。加上其他进项，2025年他家的年收入超过了6万元。

2025年，大湾村村民人均收入超过了2.3万元，75万人次游客涌进这个曾经无人问津的山沟，9600万元的旅游收入让村集体腰包第一次突破了300万元。

日子好了，精神头也上来了。大湾村的“村晚”办了八届，年年不落。

村民王景成小时候爱耍棍，被人喊作“孙悟空”。日子苦的那些年，他成天闷头干活，像被压在五指山下。艺术团一成立，这位“孙悟空”又蹦了出来。“村晚”舞台上，棍影翻飞，掌声炸了场。台下的村民看呆了：“这是王景成？平时一起吃饭干活，他竟还有这能耐！”

陈泽申也挑着箩筐上台走起了秀——腰板挺得直